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Ⅱ

要杀死魔鬼，先杀死你心中的恐惧。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张外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CARRION COMFORT

魔鬼在你身后Ⅱ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汪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鬼在你身后: 全3册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汪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Carrion Comfort

ISBN 978-7-5594-0218-9

I. ①魔… II. ①丹…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3号

CARRION COMFORT: Copyright©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7-141号

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35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8-9

定 价 1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52706160

目 录

Part 2 中局

17 / 003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1980年12月25日，星期四

他被深深的无助感攫住，历代犹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在焚尸炉的火焰里，在毒气室的门口，犹太人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摧残，毫无反抗之力。索尔舅舅知道他的对手有多可怕，艾伦想，用力闭上眼睛，希望自己听不懂接下来的话。

18 / 014

梅勒妮

穿越巴尔的摩无穷无尽的连栋贫民区和威尔明顿阴沟一样的工业区，我不禁联想到圣奥古斯丁文章中的一句话：“魔鬼把他的城市建在北方。”

19 / 037

华盛顿特区，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你对暴力的本质一无所知。”曾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那个怪物，对索尔·拉斯基如是说。

20 / 050

纽约，1980年12月26日，星期五

我该怎么讲述，才能不提及上校和那些老太太的念控力呢？金特里想，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而他們不相信我就意味着我死定了。

21 / 069

德国城，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他狗日的当然砍了。他用镰刀和铲子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了，放到大街边的停车计时器上，知道吧？”

22 / 077

贝弗利山，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哈罗德刚站起身，举起胳膊，一个大小和重量相当于铁砧的东西就落在了他的额头上，将他狠狠打了下去——打进座椅，打进坐垫，打进突然变得如木薯淀粉般绵软的地板。

23 / 098

梅勒妮

我从未操控过文森特这样的人。我之前把他的思想比作丛林，现在我发现这个比喻更恰当了。在他仅存的意识中掠过的影像，几乎全同暴力、死亡和毁灭有关。

24 / 104

华盛顿特区，1980年12月27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躺在金属坟墓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他的左肩和左臂一直在疼，脑袋发晕，指头如同被针扎一般，右臂因为接受了太多次注射而几乎麻木。

25 / 116

华盛顿特区，1980年12月28日，星期天

他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索尔·拉斯基在寻找纳粹战犯报宿仇，金特里则试图将他们同查尔斯顿凶杀案建立联系。

26 / 138

德国城，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应马文的要求，娜塔莉和他们去了现场，并拍下了被肢解的尸体的照片。然后她跌跌撞撞地来到黑暗的角落，静静地呕吐。

27 / 158

德国城，1980年12月28日，星期天

哈罗德在早上七点醒来，却感觉头痛欲裂。他坐在床沿上，思索着自己身处好莱坞日落大道的哪家旅馆，这时他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操。”哈罗德说。

28 / 170

梅勒妮

我那晚太累了，没有精力操控文森特出去，尽管我对那张照片始终放心不下。一切都可以等等再说。更重要的是育儿室里的声音。

29 / 182

德国城，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他们星期一下午为索尔·拉斯基做了手术。他昏迷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眩晕了一个小时。当他恢复神智以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个小囚室里。

30 / 198

德国城，1980年12月30日，星期二

在金特里看来，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荒诞的噩梦，因果链条全都断了。

31 / 215

德国城，1980年12月31日，星期三

房间没有窗户，寒冷刺骨，更像是一个橱柜，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立着三面石墙和一扇厚厚的木门。娜塔莉一直对着门又敲又踢，直到手脚上都有了瘀青，但门纹丝不动。

32 / 223

德国城，1980年12月31日，星期三

五天以来，他都生活在噩梦当中。金特里认识到，在这个陌生之地，他只能同这群孩子一起，对抗掌权的成年人。

33 / 241

德国城，1981年1月1日，星期四

娜塔莉·普雷斯頓躺在地上，举着双手，试图挡住文森特的利刃。这时，六英尺外走廊尽头格朗布索普的前门被剧烈的爆炸轰开了。

34 / 254

梅勒妮

我痛恨离开格朗布索普，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附近的局势已然失控，黑鬼们选择在新年前夜发动愚蠢的暴乱。

35 / 265

费城，1981年1月1日，星期四

贾斯汀跪在玫瑰花丛中，将昏迷的老妇人的头抬起来，靠在自己的膝盖上，拉起她的手——那只手冷冰冰的。

Part 3 终局

36 / 273

阿拉巴马，多森，1981年4月1日，星期三

如果乘飞机俯瞰信仰大道，会发现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白色笑容，露出几颗金牙和一排银色填充物。这个笑容每年都在变大，金牙也越来越多。

37 / 292

以色列，凯撒利亚，1981年4月2日，星期二

“他们不会横行太久。”索尔说，“我是说所有的精神吸血鬼。但如果我们要打败他们，就必须制订周密的计划。”

38 / 317

梅勒妮

我看上去像是被囚禁在躯壳中，但实际上，我的灵魂在以从未达到甚至想象过的灵活四处遨游、探索。我的念控力每天都在增强。

39 / 334

内华达上空三万五千英尺，1981年4月4日，星期天

总统朝一个大声提问的人看过去，举起左手挥了一下，然后五官就扭曲起来。人群中爆发出尖叫，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40 / 352

墨西哥，蒂华纳，1981年4月20日，星期三

半个地球之外，目光锐利的年轻以色列人正全副武装地在居民点外围巡逻，蒙面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手——他们都只是孩子——正在给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上机油，等待夜晚发动袭击。

41 / 376

华盛顿特区，1981年4月21日，星期二

返回东岸的飞机上，杰克·科恩一直在想索尔和娜塔莉的事。三十年的情报工作经验告诉他，每次行动最后伤亡的往往都是非专业人员。他提醒自己，这不是他们之前执行的那种行动。它到底是什么呢？

42 / 382

怀俄明州，梅里登附近，1981年4月22日，星期三

汤姆·沃尔特斯中尉笑了，将自己固定在椅子上，把点45口径手枪的枪口伸进嘴中，让准星顶住上颚，用大拇指扣动了扳机。

43 / 391

梅勒妮

我有无穷无尽的健康脑组织可用！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会为我捐献神经元、神经突触、语言集群和记忆存储器。现在，我真真正正永生不死了。

Part 2
中 局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1980年12月25日，星期四

圣诞节凌晨两点，他们找到了艾伦·艾希科尔和他的家人。

艾伦那晚睡得断断续续的。午夜过后，他起床下楼，吃了两块邻居温特沃思家送的假日饼干。昨晚过得很惬意，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同温特沃思家及西格拉姆夫妇共进圣诞前夜晚餐。艾伦的妻子黛博拉是犹太人，但他俩的宗教信仰都不虔诚。黛博拉不喜欢艾伦仍把自己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者。艾伦时常觉得，妻子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对每件事，她都能考虑周全，但有时也会陷入妄想。出席大使馆宴会时，黛博拉会捍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点，这让艾伦非常恼火。不，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艾伦在心里纠正自己，吃下了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饼干——是巴勒斯坦人的观点。她说自己只是就事论事，但她比艾伦能言善辩多了。艾伦有时觉得自己除了密码之外一窍不通。索尔舅舅总是喜欢同黛博拉辩论。

索尔舅舅。这四天来他都在反复思考，是否将舅舅失踪一事汇报给他的上司、华盛顿大使馆摩萨德站长杰克·科恩。杰克是

一个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男人，表面上和蔼可亲，但总透露着一丝不协调。四年前，他在恩德比机场人质营救行动^①中担任伞兵部队上尉；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他策划截获了一枚埃及地对空导弹。杰克可以判断索尔的失踪是不是严重事态。但利瓦伊提醒艾伦谨慎行事。利瓦伊·科尔是艾伦在密码工作方面的同伴，曾帮助艾伦拍照，并确认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利瓦伊非常热情——他断定艾伦的舅舅肯定遇到了某件大事——但他认为，必须在获得更详尽的信息之后才能去找杰克·科恩，或者大使的随员伯格曼先生。上个星期天，利瓦伊悄悄帮助艾伦检查了当地酒店，但并没有发现索尔·拉斯基的踪迹。

凌晨一点过十分，艾伦关了厨房灯，检查了楼下门厅里的安全面板，然后上楼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

双胞胎女儿非常失望，因为艾伦告诉贝克^②和里哈，索尔舅公会在星期六晚上来。索尔每年只会从纽约来这里三四次，但艾伦四岁的双胞胎女儿非常喜欢舅公到家里来。艾伦明白这种感情，当年他在特拉维夫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天天期待着索尔的到来。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舅舅，他不迎合孩子，但关心孩子的诉求，总会买来令孩子称心如意的礼物——不必太大，但总是能满足孩子真实的深层需求——还会用干涩而平静的声音讲笑话和故事，比其他自以为是的大人好玩儿多了。这样家庭聚会的机会，索尔一般是不会错过的。

利瓦伊提出，索尔也许被卷入了星期六对凯洛格参议员办公

① 恩德比是乌干达南部城市，位于维多利亚湖畔，1976年在其机场，以色列突击队救出了被巴勒斯坦人劫持的法航班机上的大多数人质。

② 丽贝卡的昵称。

室的炸弹袭击。这明显同聂曼·特拉斯科有关，但艾伦知道，他的舅舅绝不会参与炸弹袭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艾伦的父亲到梅纳赫姆·贝京，所有人都参与了哈伽拿的活动。建立国家后，这些前游击队员又谴责这种活动是恐怖主义。艾伦知道，索尔曾经在三次战争中奔赴前线，但三次都是作为医生而不是战士去的。他记得，在特拉维夫的公寓中，还有农场的夏夜里，他半睡半醒间，听到父亲和索尔舅舅争论轰炸的道德问题。索尔大声指出，以色列用A-4天鹰式攻击机发起的报复袭击，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发起的报复袭击，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袭击都造成了无辜孩童的牺牲。

尽管对参议员办公室爆炸案展开了四天的调查，但利瓦伊和艾伦仍一无所获。利瓦伊向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熟人打听，但对方要么就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要么就表示不能泄露这个案子的信息。艾伦又打电话回纽约，但照样没有索尔的消息。

他会没事的，艾伦想。然后耳畔想起了索尔的声音：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

艾伦沉入梦乡，梦见双胞胎女儿正在温特沃思家的圣诞树旁玩耍。这时，他听见了走廊中传来一个声音。

艾伦立刻清醒过来。他掀开被子，从床头柜上拿起眼镜，从抽屉中取出上了弹的点22伯莱塔手枪。

“你怎——”黛博拉嘟囔道。

“别出声。”他压低声音说。

没有人可以进入这个屋子却不触发警报。过去的许多年中，大使馆一直将亚历山大市的这座房子当作情报人员的秘密联络点。这里位于一条死胡同中，远离公路。院子里亮着泛光灯，大

门和围墙上密布电子传感器，一旦有人入侵，就会触发主卧室和楼下门厅的安全面板上的警报。这座房子装有强化钢板门和门锁系统，即便最专业的窃贼也无从下手。门上和窗户上的传感器也连接着安保系统。

外围装置经常无故报警，黛博拉对此非常恼火，搬来后不久就拆除了部分警报系统。艾伦因此罕见地对她大发雷霆。现在黛博拉接受了房子原来的安保设施，姑且将其看作生活在偏僻郊区所付出的代价。艾伦讨厌住在离大使馆和大使馆其他雇员这么远的地方，但双胞胎女儿喜欢乡下，黛博拉喜欢女儿们开心，所以他也只好接受现实。他认为闯入者不可能突破两层楼的安保系统而不触发警报。

走廊里又响起一个声音，从后部楼梯和双胞胎的房间传来的。艾伦似乎听见有人在低语。艾伦给黛博拉打了个手势，让她下床趴在地板上。黛博拉将电话拖到地板上藏起来。艾伦朝打开的卧室门走了三步。他呼吸沉重，用左手推了推眼镜，右手高举着伯莱塔手枪，将第一发子弹上膛，进入走廊。

走廊另一头的阴影中站着三个人，或许更多，与他相距不到五米。他们穿着厚重的工装夹克，戴着手套和滑雪面罩。站在前面的两人用长管手枪对着丽贝卡和里哈的头。女孩的嘴巴被捂住了，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穿着睡裤的苍白双腿在黑夹克前来回晃动。

艾伦双腿分开，双手持枪，条件反射般摆出了射击姿势。他仿佛听见了老教官伊利亚胡那缓慢而严厉的声音：“对方没准备好，**开枪**；对方准备好了，**开枪**；对方持有人质，**开枪**；对方不止一个人，**开枪**。朝每个目标开两枪，**两枪**。不要去想——直接**开枪**。”

但他们劫持的不是人质，而是他的女儿——丽贝卡和里哈。艾伦看见了他们睡衣上的米老鼠图案。他将小伯莱塔手枪对准第一个戴滑雪面罩的人。尽管光线昏暗，但在这个距离上，他敢打赌，自己可以将两发子弹送入对方的脑袋，然后转身，手臂保持平直，朝第二个人的脸开两枪。在十五英尺的距离上，艾伦可以将整个弹匣中的十发点22口径子弹都打进拳头大小的圆环中。

但他们劫持的是他的女儿。

“把枪放下。”戴滑雪面罩的男人瓮声瓮气地说。他的枪——一把装有黑色消音器的长枪管鲁格尔手枪——甚至都没有瞄准贝基^①的头。艾伦断定自己可以在两人开枪之前打中他们。他感到赤裸的脚跟踩在木地板上。他进入走廊已经两秒。特拉维夫那个炎热的夏天，伊利亚胡教导他们：绝不能放下武器。绝不能。一定要坚持射杀。就算你和人质受伤或死亡，只要射杀了敌人，也比放下武器强得多。

“把枪放下。”

艾伦蹲伏着将伯莱塔放在地板上，张开双手。“请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入侵者一共有八人。他们用外科胶带把艾伦的双手绑在身后，从床后拖出黛博拉，将他们一家四口都带到楼下的客厅里。两个戴滑雪面罩的男人进入了厨房。

“莫迪，电话线断了。”黛博拉喘息着说，然后拽她的男人用胶条封住了她的嘴。

① 丽贝卡的昵称。